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二至四十五

詳校官中書臣竇汝翼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檢討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　垣

謄録監生臣李逢泰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二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八

答兩廣殷總督 明 高拱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兹城池既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以多賊

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為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為翁與相對宴飲歡笑為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不為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為賊也而廣之徧地皆賊實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殺一場

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痍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赴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為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其為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陳奎劉穩已皆用之廣東矣蘇愚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者不妨見教即為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

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即可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畧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

答貴州阮廵撫　高拱

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為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為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釁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

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吏族自相仇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諸説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茍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即以為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寃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為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

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仇也況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鬬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即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顧執

事熟思之也

上徐少湖閣老書　趙貞吉

貞吉奉違甚久而通候缺然徒以守逐臣之禁而不敢撥師資之誼也往者去國之日覩公有相憐之色已而別去數年皆荷吹噓枯朽令長華蒂往來於心周旋其事必使僕迴視返聽得齒章縫之列而相憐之心始遂矣夫僕之於才直菅蒯耳而能得此於公何耶今天下之士雲蒸響合各以其才技求售門下易一顧不可驟

得而迹之去住情之親疎隨之乃雲變響化新新不停也又安能保其一顧而久不忘哉若僕處於遠之形持久疎之帑而能感翁最專之情比於久而不忘之數誠不知其所以也語曰人惟求舊抑僕乃我公舊所陶鑄期成一割雖先敗缺正爾其鍾情者耶不然何其在遠不棄而去久不忘若此也今春唐子應德來會白下與論本朝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蓋經綸康濟前輩不無而孔孟一脉之緒知其說可舉而措之天下者尠矣自宋

以來講學明道者皆在末位而門下適當名世之運質鄰上智體尚中行心鏡内朗機神外圓莊周謂有德有才殆近之矣舉其説而措之天下其不在今乎夫會萬物而為一身者聖人之德也散一身而為萬物者聖人之才也才與德備者道之周也故周於道者天不能害地不能殺而世不能亂也今方隅多警而財用每空天下囂然恐卒然之變起而莫之救也獨君子以為必不然者非恃有道之在高位乎哉儒者學道未及聖人故

輕去就而薄名位夫名位誠不可薄也傳曰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言聖人之憂天地尚不得同而況與小儒謀哉夫天地尚不得與同焉則聖人之憂大矣聖人持此大憂而無位以托焉則皇皇何之哉故知天付公以高位者乃其畀以大憂也僕云知學之相自門下始者乃以為謦而非以為佞也惟冀少遜碩美以安赤舄以係天下之望以酧願治者之心此固内朗外圓妙應之迹宜爾也僕誠不足深與知此矣僕往承師資之益

近領援拔之恩思投短記以答宏慈而率爾有狂霏之言遂大忘其疎賤之體亦以恃盛德大度而無所挹損也

與高中玄閣老書　趙貞吉

僕抵家閉戶追思往昝慨然歎曰今之世惟高公能知我惟公能護我惟公能恕我往者合聚歡若骨肉一旦乖隔即成參商是吉之罪過薄德甚矣然細思之雖人謀之未工亦似天命之巳定奈之何哉吉與公比肩出

入者十月未嘗有一言之郤吉雖不肖然自謂惟我為
能翼助於公嘗語公曰大有之世惟匪過於盛可以免
咎夫子曰善處此者可謂明辨晳矣夫哲人知幾知柔
知剛知微知彰遜處雍容上信下從身安而天下國家
可保矣又何必極其意之所之而後為快哉又嘗語公
曰數十年來人臣比黨成風其欺罔君上賄賂公行綱
紀蕩廢以致府庫空虛邊防廢潰人才風俗陋弊已甚
公稟扶輿清淑之氣剛毅爽朗文章緼藉具八面應敵

之才居皇上賔友親臣之任振而新之在此時矣不可讓也僕雖庸劣願効鉛刀之割自列於散宜南宮之儔以佇覩公勲庸之焯茂矣此二語者僕常常而言之公亦常常而聽之今猶在耳也嗟嗟僕欲以此義佐公安知竟以此得罪耶命定故也豈盡由不肖之過乎哉然僕自謝事别來終不敢以纎芥有憾於公其拳拳一念猶慮公舉措萬一或過則社稷奚賴焉故兹再述前言以獻於公前其用意區區迂而可笑又如此韓子曰人

臣尚同非國家之利古之君子不盡以同為貴也嘗觀宋相韓范富三君子在位議政未嘗盡合韓范於西事大相矛盾富議高郵守事有異范公因漸解去韓富議濮事終身不合富公老猶慄慄焉故知古之君子以不一切扶同為正也僕身已老行將逃禪寂以消餘年耳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又豈至借此獻諛希他望哉惟念公高明慈恕必能終始知我又惟善人能受善言惟賢者所當責備故敢援筆不休擔突記室以自附於士君

子之義未審公果能亮之否

答王鑑川　張居正

今之議者皆謂講和示弱馬市起釁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蓋亦不智甚矣夫所謂和者謂兩敵相角智醜力均自度未足以勝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漢之和親宋之獻納是制和者在邊外而不在中國故賈誼以為倒懸寇公不肯主議今則彼稱臣納款效順乞封制和者在中國而不在邊外比之漢宋之事萬萬不侔獨可謂之

通貢而不可謂之講和也至於昔年奏開馬市官給馬價市易邊馬彼擁兵壓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駑罷索我數倍之利市易未終遂行搶掠故先帝禁不復行今則因其入貢之便官為開集市場使與邊民貿易有無稍為之約束毋得闌出中國財物及應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遼開原事例耳又豈馬市可同語乎且此事有五利焉敵既通貢邏騎自希邊鄙不聳穡人成功一利也防守有暇可以修復屯田蓄吾士馬之力歲

無調撥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利也土蠻吉能每借俺酋以為聲援俺酋既服則二敵不敢輕動東可以制土蠻西可以服吉能三利也趙全等既戮板升衆心已離我因與彼約有願還者必勿阻之彼既無勾引之利而又知敵之不足恃則數萬之衆皆可漸次招徠曹川之地可虛矣四利也彼父子祖孫情乖意阻其通將衰兆已先見老酋死家族必分不死必有冒頓呼韓之變我得因其機而行吾之計五利也凡此五利皆古之謀臣

策士所為禱祀而求者也而今之議者獨以邊將不得擣巢家丁不得趕馬計私家之害忘公室之利遂失此機會不為國家審圖故僕以為為此言者不惟不忠葢亦不智甚矣至於桑土之防戒備之慮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豈以彼之貢不貢而有加損乎今吾中國親父子兄弟相約也而猶不能保其不背況外敵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豈能必虜之不吾背乎數十年無歲不掠無地不入豈皆以背盟之故乎即

將來背盟之禍又豈有加於此者乎利害之歸較若黒白而議者猶呶呶以此為言故僕又以為不智甚矣劉院既知此事顛末又與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採取其議及鎮守兵備以下所呈折以髙見并圖上貢額貢期市易事宜僕與玄老當備聞於上請㫖行之浮議雖多不足恤也

答奉常陸五臺 張居正

往丈起山中不一嵗而躋九列僕日夜引領望丈之一

至者以文素有超世之識知僕所以肩鉅承艱之心為能疏附後先以共濟艱危也乃讀前後手翰所以教僕者則亦未越於衆人之見而與僕之孤耿大謬也丈前書謂僕處余懋學傅應楨為太過恐失士心後書謂救劉臺為盛德至引文潞公之事以相比今海内縉紳之侶投柬於僕者十九為此言也然皆衆人也豈意有超世之識又知僕所以肩鉅承危之心而所見乃亦止此乎古之賢聖所遇之時不同而處之之道亦異易大過

棟撓彖曰剛過乎中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未免有剛過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傾而安國棟撓而本末弱矣伊周當大過之時為大過之事而商周之業賴之以存雖剛而不失為中也僕以一豎儒擁十餘齡幼主而立於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況自隆慶以來議論雖多國是靡定紀綱倒植名實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開衆正之路杜羣枉之門一切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為務天下始知有

君也而疾之者乃倡為異說欲以抑損主威撓亂朝政故不得不重處一二人以定國是以一人心蓋所謂剛過乎中處大過之時者也而丈乃以為失士心誤矣吾但欲安國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惜乎至於潞公之事亦復不倫蓋潞公所事者長君而其出處去就未必係宋室之安危子方狂妄後生獨持饋錦一事以議論前輩此其失在於不知賢耳故潞公得以包容之僕今所處何時也主上舉艱鉅之任付之於眇然之身今權璫

貴戚奉法遵令俛首貼耳而不敢肆遐方殊俗獻琛修貢厥角稽首而惟恐後者獨以僕攝持之耳其出處去就所係豈淺淺哉彼讒人者不畏不愧職為亂階且其蓄意甚深為謀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貴而獨剸刃於僕之身又無所汚衊而獨曰專權專權云云欲以竦動幼主陰間左右而疑我於上耳賴天地宗廟之靈默啓宸衷益堅信任不然天下之事豈不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寢不安席以痛恨於忌者蓋

大舜疾讒説之殄行孔子惡利口之覆邦故去此人以安僕也以安社稷也離明允斷誠理法之正而僕所以懇懇救之者蓋以仰答聖恩下明臣節耳非欲為沽名之事也而丈乃以潞公見諷誤矣僕一念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自省肫誠專一其作用處或有不合於流俗者要之欲成吾為國家為士大夫之心耳僕嘗有言使我為劊子手吾亦不離法場而證菩提又一偈云髙岡虎方怒深林蟒正嗔世無迷路客終是不傷人丈深於

佛學者豈不知此機乎夫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
今海內縉紳之侶為此言者甚衆僕皆遜而謝之乃於
丈嘵嘵不已者以丈有超世之見知僕所以肩鉅承艱
之心者也讀禮有暇試一思之倘再會有緣尚當刮目
相待

答周友山 張居正

辱華翰佳布之惠深荷雅情且諗憲從即駐寧州因以
彈壓姦宄撫綏良善甚休甚休蓋聞聖王殺以止殺刑

期無刑不開縱釋有罪以為仁也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時魯失其政寵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若謂徒不欲可以弭之無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縱情恣意有所欲而無不得者莫踰於為盜而秉耒持鋤力田疾作束縛以禮法世之所至苦也安於其所至苦無所懼而自不為非者惟吏由曾史為然不曰吾嚴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奸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釋其所樂而從其所至苦是天下皆吏由曾史而後

可也舜不欲之君也臯陶不欲之相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猶不能無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餘乎異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盜也以盜獲而未必誅也不誅則彼且剚刃於上以毒其仇而合其黨故盜賊愈多犯者愈衆今則不然明天子提綱振維於上而執事者持直墨而彈之法在必行姦無所赦論者乃不惟堯舜之所以致理者而獨用懦者姑息之説衰季苟且之政以撓之其無乃違明詔而詭國法乎執事當弭盜之任而華翰所云

又似不徇俗以為是非者故敢畧陳區區惟高明裁擇焉

答耿楚侗　張居正

辱華翰并所梓論簡彙編惓惓以奉行德意安民生飭軍政為急仰見公之高明深達治體識時務者也憶昔僕初入政府欲舉行一二事吳旺湖與人言曰吾輩謂張公柄用當行帝王之道今觀其議論不過富國强兵而已殊使人失望僕聞而笑曰旺湖過譽我矣我安能

使國富兵强哉孔子論政開口便說足食足兵舜命十二牧曰食哉惟時周公立政其克詰爾戎兵何嘗不欲國之富且强哉後世學術不明髙談無實剽竊仁義謂之王道纔涉富强便云霸術不知王霸之辨義利之間在心不在跡必仁義之為王富强之為霸耶僕自秉政以來除密勿敷陳培養沖德外其措之命令者實不外此二事今已七八年矣而閭里愁歎之聲尚猶未息倉卒意外之變尚或難支焉在其為富且强哉公今不以

僕為卑陋而留心於此誠生民之福也第須一一覈實考成乃可有效若徒騰之文告而已實意且化為虛文矣何如議留入覲正官及澄汰縣令二疏俱屬所司覆行丈田一事揆之人情必云不便但此中未聞有阻議者或有之亦不敢聞於僕之耳茍利社稷死生以之僕比來唯守此二言雖以此蒙垢致怨而於國家寔為少裨願公之自信而無畏於浮言也

答吳巡撫　張居正

公起郡守用治行異等二三年即拜中丞列於九卿開府兩浙此主上之殊恩也未有勲庸以報知遇即納屨而去忠義之士固如是乎古人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朝廷舉數千里膏沃之地畀之於公言必行計必用何事不可為何功不可就而必欲去之以為潔豈朝廷有負於公耶或曰公昔以舉刺勞方伯事致郤今見勞亦大用內不自安故去者此又非大人之弘度也廉藺寇賈亦居將相勢不相容猶先公後仇以濟國事昔公

與勞徒爭禮讓微節非有宿怨深仇不可解之釁也今公處浙勞處閩壤地懸隔畫疆而治又非有同居並位不相容之勢也萍浮江湖一撞而去即隨風分泊矣何嫌何疑而必欲相避耶明主在上方翕受敷施循名覈實以興太平之治顧勉旃毋自損以孤輿望公之簡用僕所薦也竊恐執事者不究於忠義之節而湛於世俗之見以扞當時之文網則僕亦將有連坐之累焉書陳惟執事圖之

答應天巡撫宋陽山　張居正

來翰謂蘇松田賦不均侵欺拖欠云云讀之使人扼腕公以大智大勇誠心任事當英主綜覈之始不於此時剔刷宿獘為國家建經久之策更待何人諸凡謗議皆所不恤即僕近日舉措亦有議其操切者然僕籌之審矣孔子為政先言足食管子霸佐亦言禮義生於富足自嘉靖以來當國者政以賄成吏朘民膏以媚權門而繼秉國者又務一切姑息之政為逋負淵藪以成兼并

之私私家日富公室日貧國匱民窮病實在此僕竊以為賄政之弊易治也姑息之弊難治也何也政之賄惟懲貪而已至於姑息之政倚法為私割上肥己即如公言豪家田至七萬頃糧至二萬又不以時納夫古者大國公田三萬畝而今且百倍於古大國之數能幾萬頃而國不貧故僕今約已敦素杜絕賄門痛懲貪墨所以救賄政之弊也查刷宿弊清理逋欠嚴治侵漁攬納之奸所以砭姑息之政也上損則下益私門閉則公室强

故懲貪吏者所以足民也理逋負者所以足國也官民兩足上下俱益所以壯根本之圖建安攘之策倡節儉之風興禮義之教明天子垂拱而御之假令仲尼為相由求佐之恐亦無以踰此矣今議者率曰吹求太急民且逃亡為亂凡此皆奸人鼓說以搖上可以惑愚闇之人不可以欺明達之士也夫民之亡且亂者咸以貪吏剥下而上不加恤豪強兼并而民貧失所故也今為侵欺隱占者權豪也非細民也而吾法之所施者奸人也

非良民也清隱占則小民免包賠之累而得守其本業懲貪墨則閭閻無剝削之擾而得以安其田里如是則民將尸而祝之何以逃亡為公博綜載籍究觀古今治亂興亡之故曾有官清民安田賦均平而致亂者乎故凡為此言者皆奸人鼓說以揺上者也願公堅持初意毋惑流言異時牢相不為國家忠慮徇情容私甚者輦十萬金入其室即為人穿鼻矣今主上幼冲僕以一身當天下之重不難破家以利國隕首以求濟豈區區浮

議可得而搖奪者乎公第任法行之有敢撓公法傷任事之臣者國典具存必不容貸

文章辨體彚選卷二百四十二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三

明 賀復徵 編

書三十九

論三區賦役水利書

明 歸有光

有光再拜謹致書明侯執事竊承明侯以本縣十一十二十三保之田土荒萊居民逃竄歲逋日積十數年來官於兹土者未甞不深以為憂而不能為吾民終歲之

計明侯戚然於此下詢芻蕘某生長窮鄉談虎色變安能默然而已竊惟三區雖隸本縣而連亘嘉定迤東沿海之地號為岡身田土高阜物產瘠薄不容五谷多種木綿土人專事紡績周文襄公巡撫之時為通融之法令此三區出官布若干疋每疋准米一石小民得以其布上納稅糧官無科擾民獲休息至弘治之末號稱殷富正德間始有以一人之言而變易百年之法者遂以官布分俵一縣夫以三區之布散之一縣未見其利而

三區坐受其害此民之所以困也夫高阜之地遠不如低窪之鄉低鄉之民雖遇大水有魚鱉菱芡之利長流採捕可以度日高鄉之民一遇亢旱彌望黄茅白葦而已低鄉水退次年以膏沃倍收瘠土之民艱難百倍也前廵撫歐陽公與太守王公行牽耗之法但於二保三保低湮水鄉特議輕減而於十一十二十三保高阜旱區却更增賦前日五升之田與緊縣七八等保膏腴水田均攤三斗三升五合此蓋一時失於精細而遂貽無

窮之害小民終歲勤苦私家之收或有不能及三斗者矣田安得不荒逋安得不積此民之所以困也吳淞江為三州太湖出水之大道水之經流也江之南北岸二百五十里間支流數百引以灌溉自頃水利不修經河既湮支流亦塞然自長橋以東上流之水猶駛迨夏駕口至安亭過嘉定青浦之境中間不絶如綫是以兩縣之田與安亭連界者無不荒以三區言之吳淞既塞故瓦浦徐公浦皆塞瓦浦塞則十一十二保之田不收徐公浦塞則十三保之田不收重

以五六年之旱溝澮生塵晳晳待盡而已此民之所以困也生愚妄為執事者計之其一曰復官布之舊乞查本縣先年案卷官布之徵於三區在於某年其散於一縣在於某年祖宗之成法文襄之舊税一旦可得而輕變獨不可以復乎今之賦役册凡縣之官布皆為白銀矣獨不思上供之日為白銀乎猶為官布乎如猶以為官布則如之何其不可復也古之善為政者必任其土之所宜以為貢文襄之意蓋如此即今常州府有布四

萬疋彼無從得布也必市之安亭轉展折閲公私交敝有布之地不徵其布而必責其銀無布之地不徵其銀而必責其布責常州以代輸三區之銀則常州得其便責三區以代輸常州之布則三區得其利此在執事言於巡撫一轉移之間也其二曰復稅額之舊牽耗之法係蘇州一郡之事生愚未敢僭及姑言今日之易行者前王公已定耗法均攤之田三斗三升五合歉薄之田二斗二升既而會計本縣薄田太多而三十六萬之外

乃增餘積米數千王公下有司再審歘薄之田均攤數千之米此王公之意欲利歸於下也有司失於奉行如三區者終在覆盆之下而所存餘積之米遂不知所歸欲乞查出前項餘積作為正粮而減三區之額復如其舊此則無事紛更而又有以究王公欲行而未遂之意矣夫加賦至三斗而民逋日積實未嘗得三斗也復舊至五升而民以樂輸是實得五升也其於名實較然矣既減新額又於逃戶荒田開豁存糧照依開墾荒田事

例名募耕種數年之間又必有甦息之漸也其三曰修水利之法吳淞江為三吳水道之咽喉此而不治為吾民之害未有已也先時言水利者不知本原苟狥目前修一港一浦以塞責而已必欲自原而委非開吳淞江不可開吳淞江則崑山嘉定青浦之田皆可墾議者不究其本因見沿江種蘆葦之利反從而規取其稅自舟直浦索路港諸地悉為豪民之所占向也私占而已今取其稅是教之塞江之道也上流既壅下流安得而不

關乎生愚為三區之田而欲開吳淞江似近於迂然恐吳淞江不開數年之後不獨三區而三州之民皆病也若夫開兎浦漑十一十二保之田開徐公浦漑十三保之田此足支持目前下策也生愚聞之古之君子為生民之計必不肯拘攣於世俗之末議而决以敢為之志况此三區本縣叢爾之地在明侯之宇下得斗升之水可以活矣伏願行此三策庶幾垂死而再甦之其有德於吾民甚大又今旱魃為灾明侯昔日車馬所通瀕河

人跡所至之處禾稼僅有存者至於腹裡無復青草近經秋潦往往千畒之田枯苗數莖隨水蕩漾而已救荒之策免租之議此如拯溺救焚尤不可緩者又今三區無復富戶所充糧役不及中人之産賠貱之累尤不忍言乞念顛連無告之民照弘治間例及太守南岷王公新行事例免其南北運庫子馬役解戶之類此亦可以少紓目前之急也唯明侯留意焉

論禦倭書　歸有光

其廢棄山林之日已久天下之事非分之所宜言者顧自以世受國恩身在江湖不敢一日而忘魏闕之下況今倭奴逆天悖暴實吾父兄子弟百年之仇恥辱明公惓惓下問一得之愚敢不自竭伏見天子哀憫元元誕布德音明公以股肱耳目之重臣膺茲簡命俾執玉帛告祭東海之神精誠昭格百靈効順龜鼊小醜當知無逋逃之所矣昔裴晉公李中丞嘗受視師之命不旋踵而元濟就擒劉禎授首克成淮蔡澤潞之功況我聖朝

之威靈萬萬於有唐而明公之所以自待者豈自處裴李之下哉故宜詳延博采不遺於芻蕘之賤也某不敢為汎說以瀆明聽姑就今日用兵之勢言之自倭奴入寇於今三年虔劉我人民淫汚我婦女焚蕩我屋廬有司嬰城而自保軍衛莫之誰何盻盻焉視彼重裝滿載得氣而去徒諉曰無兵猶可也今各省之兵四集無慮十萬屯聚境上區區殘息遊魂滅此而朝食可也而至今相持未見有必戰之計老子曰師之所處荆棘生焉

故善者果而已矣孫子曰久暴師則國用不足鈍兵挫
銳屈力殫財則諸侯乘其敝而起故兵聞拙速未睹巧
之久也今若是不幾於鈍乎豈老子之所謂果乎議者
謂此寇不宜與之戰在坐而困之此固一說也然窮天
下之精兵散甲士於海上曠日彌月而久不決則所謂
困者在我矣是不可不察也則今日之計宜於速戰而
已然兵有分有合徒厚集其衆於一而不為之列屯要
害廣布形勢則賊之所出必視吾無備之處而為之走

集是宜觀地之要以擬其潰吳越之地瀕於大海海口之可通者數路而已既不能把扼而使之突入三江五湖之間要害之可守者數處而已又不能按據而使之橫潰則將何為而可也某以為賊在川沙兵之所向能保其敗於東不潰於西耶攻其外不潰於內耶故太湖之口可屯也三泖之口可屯也吳淞江之中道可屯也某嘗循行江上問所謂滬瀆壘者知昔人禦寇之遺跡即如此壘正在蘇松二府之中賊得至此則蘇州松江

諸縣無日不危也故為屯壘不獨可以拒賊之入路又可以為州縣之聲援也昨者黄岡浮之捷斬首之多以前所未有然賊復東出則賊鋒雖挫於五湖之上而蠻烟復接於九峯之間矣由此言之分屯其可後乎往賊攻州而府不救攻縣而州不救刼掠村落而縣不救府如無州州如無縣縣如無村落僅僅自保於一城之中如與人鬬而束其手足絶其黨而孤立如之何能自存也幸而此賊在於抄掠而已設有長驅之志孰能禦之

是脣齒俱亡首尾衡决矣即使徒以保城為功而置百里生民於度外為人父母何以為心况京畿千里之地蕩然無藩籬之限兵之失勢莫甚於此此其不可一也凡王者之師未有不分别其逆順離散其黨與者今閩浙亡命與諸島之夷固所必誅若吾民所在被其係累而髡之以為前行以餌吾師嘗聞我軍斬首冦二百餘其間止有一二為真賊者則臨陣之際豈可不辨其真偽明購賞格開示丹青生活之信古之用兵能使賊為

吾用而令驅之使為賊此其不可二也聚天下之兵而軍政不立斷斬不行鹵掠不禁前者方陷陣後者已奔佚是民有百走退死之心而無一前進生之計且所謂營壘行陣間諜兵械與夫分數形名虛實奇正之說兵家之所常言悉置而不講此其不可三也故今日之兵在於決機而分屯以佐其勢又當戒飭州縣之吏不宜以閉塞城闉為上策百姓之逃歸者不可逆以奸細而禁錮誅戮之至於誅賞軍令之大令之所謂禖以中外

宜示吾國之紀律不可為敵人所笑如是而戰不勝賊不滅者未之有也然今雖以殄滅為期而經畧措置非數十年不能安寧且敵性貪殘狃於鹵獲之利雖有懲艾不能保其不來夫自正統以來殆將百年及今而發如人之疾病一旦發作豈得遽止故宜考求宣德正統之間前之所以侵盜而無已後之所以頓息而不來則有以知其故矣永樂中廣寧伯鎮守遼東築城金線島之西北夜見東南海島中火光即知寇至邀擊之擒斬

無遺以是冠不敢入境葢彼懸度大海經以旬月非風候不行又不能多齎糧餉賊未到岸往往饑罷兵法無負於水而迎客無迎水流獨於禦倭宜反而用之必迎水逆擊不使上岸此必盡之術也舍是則由外海而入內海由海入港由港入城郭如今日必至之害矣謂宜振飭祖宗之法自廣閩浙淮以至遼東修沿海列衛之政則兵不必別調也舉都司備倭之職則將不必別選也不然而恃客兵客兵不可久居設使撤還賊將復至

周旋不已是兵無時而息也而民亦殫矣議者又謂宜開互市弛通番之禁此尤悖謬之甚者百年之寇無端而至誰實召之元人有言古之聖王務修其德不貴遠物今又往往遣使奉朝旨飛舶浮海以與外國互市是利於遠物也遠人何能格哉此在永樂之時嘗遣太監鄭和一至海外然或者已疑其非祖宗禁絶之旨矣况亡命無藉之徒違上所禁不顧私出外境下海之律買港求通勾引外國釀成百年之禍紛紜之論乃不察其

本何異揚湯而止沸某不知其何說也唯嚴為守備雁海龍堆截然中外之防賊無所生其心矣某身罹寇難以與鄉邑父老熟計之此言或有近於理幸賜採擇而行之

上王相公 趙用賢

頃讀臺中二疏端攻李少卿而并中子道純甫乃獨不斥及於賢然賢實為罪首特以稍遠耳目故僅免唇齒耳賢安敢幸一不挂名彈章遂默默低頭就此籠絡耶

少卿曩時排擊大憝真有社稷之功亦幾蹈鼎鑊之險及今事成而議其後始見為易耳有如巨鐺偃然握柄即諸為富貴計者無不得然成何等朝廷耶少卿之過坐語言不謹急於呈能所坐亦微何至如所云云汚衊已甚寧當為人今或指名故黨者輙訾為搒抶隱伏刻削無仁恩何獨攻少卿諸人輙以為中竅際快時論羣起而相然耶少卿今日之事乃起周元孚一疏聞元孚疏出所以搆之者百方皆奇詭縱橫非控揣所及人蓋

徒知此爲禍始而不知知禍實胚胎於司寇公之一論也

司寇公果如疏所云耶抑不如疏所云耶先生當有定

衡則李少卿猶在可原之列矣至如吳沈二君忠言正

色侃侃爲國江御史直方蹇蹇眞有匪躬之節而皆橫

被攻謫旁觀嬉笑自以爲得居此奇貨是何心哉諸君

之失在持論太露責人太詳求治太急自任太過以此

責諸君當抑首受罪今徒以隱度論此將張頤頷樹黨

與急得獵進遂握樞要盡剪其所私惡植其所私喜不

去私黨則是非不分别議論不歸一是矣然此亦以隱度論彼皆背公死黨感疇昔者之遇而必逞怒於攻疇昔者之人陽闔陰闢指令頤氣之間坐幸剽剥之及蹤跡往往右袒亦非無據彼以隱論此亦以隱論然則是非議論何從而不紛紛耶夫此諸人悉數之不盈四五易盡也又況孤立一意無與援於上無私黨於下無深思巧術以自固勢亦易去也所藉者上之篤信而深維之耳世之側目而羣誹於此數人者皆曰不能安分不

能守默固諸人之罪然未甞挾名高而營私利也未甞恃意氣而肆干托也未甞立門戶而招權寵也即有可否要為正論即有同異要為無私今責以不能安常待時嘵嘵焉取衆尤而無補於事此為諸人自謀誠不可耳昔者范希文自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為已任其為小官章䟽何止數十至居母憂而猶上陳封事蘇子瞻自起團練入朝又當司馬公秉政其所爭論不遺纎悉何當時不如今日之非而後世猶有正人君子之褒耶然

則諸人或專於報主而拙於謀身乎未可知也且諸人者皆有資望可循又有地位可據豈不知少為濡忍旦夕尊顯即用思一展其緼蓄亦豈不知循嘿於斯須者之可得哉乃顧為非分之爭而邀立至之禍舍必得之計而營自窮之策諸人雖愚未必至此先生試窮極根株而一焫察之斷不能逃於至公至明之見也賢謬托平日知愛遂敢極意肆口不知忌諱罪我知我亦惟先生裁量若賢氣質之偏不能融化先生固已諗知之而

自度非用世之資又有不待世人之共棄而後知者當置勿論可也

與趙儕鶴　趙用賢

日辱兄遺教謂當陸沉以俟忘仕與止而一付運於天地之亨屯甚善教語敢不刳心以聽第云陸沉者必有歸著處若不得歸著此便是心慕榮禄假無不可之説占地步以自恣耳必非聖賢立心處世一段真意也方今天下議論一涉利達名場則曰且姑與逶迤勿過激

取疑至事涉關係輙又曰須從容隱忍乃所以成事其究不過一依回而旋且脫手此習已入人骨髓往往得利以去弟亦不敢盡辯審如是凡為官者必無一可去之日即有鞠躬盡瘁出身犯難者且當以壞事目之必依阿相仗濡忍回互而後以為任亨屯之運得大人之用耶學術人心至此最高明者亦溺其說弟愚不敢信竊謂吾人行止必當求所自安處欲去必真能忘爵祿欲仕必真能効一職比一官不以負朝廷之任使其得

失毁譽一付之造物而吾不置欣戚其中斯為得耳若以大愚大惑自居而待造化之技畫稍一失足便落近來頑鈍窒裹此弟所以能執硜硜之諒而不欲效世人混托無不可之説也弟非敢愎教自是竊以為今日真有志於為君子者必計得歸著何處然後可任運以為仕止耳此意惟熙亭兄得之最真亦惟吾丈可聞此説而不色忤也

寄王相公 馮琦

自閣下歸後世事凡幾更矣大抵持正易激持祿易隨以激繼激益忼慨論列前與後相迸而禍益烈如東漢以杜喬繼李固以陳蕃繼黄瓊是已以隨繼激惟人主所欲為噤不敢出一語人主以為忠順無忤遂謂人臣禮合如此而恨前之激者益深如以孔光繼王嘉以胡廣繼杜喬是已自三年以來士大夫遇事輙言甚或求多於事之外及雷霆一摧折而向之激昻者一變為緘默再變為巽懦緘默巽懦不過不言而已勢又將變而

言言則順人主意向承權貴風旨宇宙之大無所不有矣即如部署執持亦有太過不近人情者執持而見詘亦將變而詭隨無復有為國家守法者大畧其言其執皆謂可以得名名可以得官及見摧折不已漸成禁錮名不可以得官則名亦非所恤不在緘口結舌之風成抑且塗面裸形之事出矣往時小臣喜攻大臣大臣急於自保故大臣惟患小臣之有言小臣惟恨大臣之有權今言與權兩去小臣與大臣兩詘舉盤庀而奉之中

人誰實為之主上聰明神聖誰敢奸法然上太威嚴下太隔絶有獨斷無兼聽五官之計寧能日聽悉覽左右乃更陰陟上下而操其從吏激發之術則今日之獨斷恐更成後日之旁落耳夫破的者矢發矢者弦發弦者決佽決者指弦雖有待而發然矢實出於弦今羣然一詞盡歸之決與指更不關弦矢事官儼然坐堂皇而謂發蹤由吏則官豈有不怒者夫惟怒可以不案事之虛實不論情之輕重使人主自與言者為敵而已之事可

以不問不辨故奸人嘗欲激人主之怒而言者適中其所深忌此受攻者所以愈急而愈親攻之者彌衆而彌相蹈藉者也往歲閣部相持大臣言官相爭一切斥逐禁錮之事濬其流而揚其波今日言官部司幾空署矣豈遂無槩其中而僅一疏一揭以塞觀聽是衆之所非夫衆之所摧衆之所摧政地不能芘也勢不能無借援於內內又借策於外中外之黨合結納之形成將來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相雖欲開一言可得乎夫天下未

嘗無異事也患在以異為常當其異也且疑且駭及其習以為常視為固然而後因循漸漬以至於亂往時中旨用陪推者以為異今以為常往時一缺逕月餘不補以為異今空其官逾年以為常往時逐一言官羣起而爭今連翩去國數十人以為常往時言官因論人而去所論者蹴踖不寧上疏力救今以危詞激上怒逐十餘人而恬然安之以為常往時朝政有闕失皆責備輔臣以為不言言矣又以為不力今相習為依阿洩涊容容

自保以為常以前可驚可愕今皆以為常事無足異而又有異者繼之竊恐後日又以今日為不奇而出於今日之外則愚未敢料事之所竟也上下隔矣政本輕矣言路塞矣法宫之中獨有左右左右亦人人自危毛髮淅洒重足而立至尊孤立於上而大臣未有焦勞為國家忠計者近獨見一疏耳朝廷置公卿輔弼而直言乃出一中人殆魯連所謂三晉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要之數年以來前持正而稍激今持禄而稍隨今昔相

提而論則後彌見其順而前彌見其忤此所以久安而閣下一去至今未復也自入都來嘗懷歸計於時事不復措意遂成三緘聊為閣下一吐所見聞亦以當一夕坐談耳

答呂新吾　馮琦

不奉翰札三年於兹知門下不欲輕以刺通長安客耳使者來乃知門下不以長安客例視不佞也甚厚甚厚門下榮晉行省儼然尊重矣而羣望未厭士大夫皆望

門下即拜中丞而不依竊以為行省故不減中丞重也古人外臺行省皆與内比肩地方事並取裁決即國初亦然自直指出而外臺之重損中丞出而行省之職侵且如陝西一省兩司之上有巡撫有總督又有經畧大臣不知古人行省原不減中丞昔之總督即今之經畧今以地方官不足信而假中朝之銜以為重久之亦為地方官矣則又出中朝之尊貴者以臨之禮節滋繁文移滋費而彼此牽制不得行其意功成則衆任之事敗

而罪亦不獨加也彼此相仗相委視䕃玩日其原皆出於此如古人凡事皆屬二千石而刺史糾彈不法事猶治也今於二千石刺史增官數等而事反不治此其病不在設官矣且論政體原出自行省外臺而直指糾察之以其身在事外也今事事皆闗白直指則直指反身在事内非糾察之旨而行省外臺亦稍失其職矣事相沿已久今雖議亦無所施聊相與論古今任官之體耳來諭問不佞進修之益及肖嗣之兆過許楚録而索近

作誡自慚愧未有以復也長安散吏供奉餘暇方欲小休而士大夫輙以此相役既為世人不得不為世人語而非其意也藳皆棄去不存且恨不得焚却筆硯耳讀風憲約一書盡得情持法體凛然登車攬轡之志此何必減内臺重耶我知門下所以為行省矣

擬上督府書　徐渭

聞賊新來失路期速走脫境宜委狡猾者一二人若逃徙狀使其為虜鄉導左其路而預伏選兵於阻隘以待

此上算也今既已無及矣乃生昨至高埠進舟賊所據之處觀覽地形及察之人事至熟且悉衆以為賊自海邊經數百里來入死地無積食利於速戰不利於持久不知我兵暴烈日觸炎氣食宿飯飲濁河衣不解帶經六晝夜使舟數日不決强者必病弱者必死且盡卒而萃於一處使他賊至或相應更何以支由此言之則吾兵亦利速戰不利持久也衆又以為賊據高樓阻林木既逸且險民徙者大家倉卒宜必遺數十石之積使再

持數日則我兵自困而瓦解利於持久不利於速戰不知我兵入戰則阻林木涉汙田可以往難以返又法令素弛强者爭退弱者斃逐由此言之則我兵亦利持久不利速戰也夫共有其害者則必共有其利故不欲速我則已苟欲制速戰之利生畔觀東北二面阻水甚濶雖南面稍狹而三面水陸之兵分布既容警戒亦嚴獨西南水甚狹可徒涉而夾岸之林循水而隘且以岸西之田一望不盡出外之水又復濶甚我兵恃此不備而

賊據高窺視遂亦無心於西試能乘夜遣壯士三十人銜枚徹首足裹緑衣混草木色匍匐出深苗渡狹水伏西林中却遣壯士三十人從南渡與戰佯走而伏發東北二面亦各三十人鼓噪繼進彼如空樓而逐北軍入據其樓東軍横斷其歸佯走者轉戈北向三夾而擊蔑不濟矣此之謂速戰之利故不欲持久則已茍欲制持久之利生非觀墳原之木蔽野斬其榦以搆架取其葉以為蓋四分千人每一分舟巡則息三分其中舟巡與

息者各制四面吹號約某面有警則某面掉擊不必馳白中軍徒增勞緩而潔食清汲除穢余餌吾千人之名既章即使他賊至容撤半以往亦無不可至其西方濶遠不煩兵守亦宜遮蔽數十空舟若涼廠然而使一二人乘單舸循岸匿以上下動旗鼓以疑其心不越數日賊必饑疲偷渡讓使中流邀而擊之亦蔑不濟矣此之謂持久之利由前而言則兵法所謂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也由後而言則兵法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

可勝是也此之謂兩利不然必有兩害惟明公其裁之

與顧益卿　王穉登

前御史中丞永嘉王公諍清强廉直羔羊素絲潛虬在壑風雲自異前觀察使督學何公鏜抗志巖阿履道敦素白駒致逍遥之慕黃鵠興橫絶之慨山人永嘉康從理高亮明信含貞體和早游京邑索五斗而非願晚棲畎畮種一頃以自娱温州衛指揮劉懋功經笥與武庫齊探儒術將陰符並貯驥未老也長懐伏櫪之嗟魚則

枯矣不忘過河之泣永嘉簿晉陵李仕沾沾同於魏其諤諤比之趙舍白地明光袴負版而均惜邯鄲材人婦厮養而偕憐此諸君者顯隱殊趣榮㢈絶等皆可以稱清朝之吉士南國之佳人攄梨異味而為果皆珍杞漆別株而論材競美誠無忝浚邑之干旄不辱酒泉之鐘鼓者也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三

文章辨體彙選卷二百四十四

明 賀復徵 編

書四十

與王元美先生 明屠隆

隆髮未燥即知有吳會王元美先生蹉跎三十年犬馬之齒長矣日手大篇耳榮名夢寐玄圃終屬隔塵言念喆人臨風悵結隆海以東豎儒耳行能無所比數而好

古有之每讀古人文章則馳神往喆恨不得與此人同
旹時過其故里經其墳墓考其陳迹或故物從古人之
遺或片語出人間之秘輙展然大喜且披且詑想見其
人神惝怳乎迴翔寥廓之外而馳騖太上之前此何也
又如先朝李夢陽先生近世李攀龍先生業已恨余生
之晩不得奏薄技挾槖鞬以一當兩公徒負高山之懷
抱下泉之慼矣隆賦材故卑抗志頗逺不能建標藉壇
而往往顧北面大雅匪云同志亦其性然矣昔然明傾

心於國僑甯越委身於晏子荀爽御車於李君廷尉結
襪於王生君山歎息於子雲中郎抗節於王粲精之所
嚮九原可以執鞭神之所潛虎賁可以隕涕誠以緇衣
之好篤好爵之情縻也嗟乎往者不可作矣不圖隆乃
得與元美先生同旹又吳越相去近也而乃空懐佳人
竟違良晤河清難俟日月易徂隆支離涉世已見二毛
而先生亦垂老倦遊將圖五嶽恐一朝長畢卒負平生
令往者諸公笑我泉下同天壤者承睫不見慕古何爲

乎且隆束髮爲諸生厭薄制義中艷古雅讀廣成素問則胥麗欲偃覽竹書元苞則形骸遂往近探禹穴抽秘金書遠望岱宗覃思玉簡又鄒魯悦孔孟之仁義濠梁慕莊老之玄虚之眾誦李斯之古文湘漢懐屈賈之詞賦龍門仰太史之跌宕成都愛相如之麗藻大梁豔鄒枚之浮華淮南羨八公之鴻烈幽薊喜鄒衍之談天青齊驚淳于之炙轂稷下服田巴之雄辨靈光覩文考之俊才天台高興公之逸韻諸圖書秘記古文奇字頗嘗

泛其洪波收其鉅麗可謂窮老不厭專精靡他傾生也
貧賤僻處東海青山拄屋寒潮在門波臣竊窺黿鼉相
弔容無大雅座鮮高言識比夏蟲見同河伯僩然自多
高步濶視謂於世無雙譬如夜郎王之倔強於南徼扶
餘國之自雄於海中亦可咲矣既而自拔幽囚稍窺玄
朗奮然决起欲出而與海内豪俊論文譚藝而天刑不
解人事多違始困諸生既束官守玄冬躡雪倉皇涉淮
不屈首若簿書則折腰趍公府促訾吚嚘扶伏婉孌丈

夫工爲蛾眉百鍊化爲繞指玄髩儵爲朝霜雅志都喪俗情轉深舊業盡廢寤寐永歎命之不淑安用生爲每望吳會雲亭亭起如車蓋耿耿余懷恨不得即解印綬從先生散步長洲之苑爾近世七子砰隱有聲並驅芳軌横行中原苟有遭之人馬辟易數十里矣然愚竊謂先生最勝譬諸十雄當爲秦楚先生富才勁力雷連飈馳包絡千古吸蕩六合固也亦幟往悊寧猷白眉數子乎即如李于鱗雄深奇古非不驚動一世標異將來詩

無論論其文信竒矣先生推轂濟南亦至而愚以爲無當先生何也今夫天有揚沙走石則有和風惠日今夫地有危峯峭壁則有平原曠野今夫江海有濁浪崩雲則有平波展鏡今夫人物有戈矛叱咤則有俎豆晏笑斯物之固然也藉使天一於揚沙走石地一於危峯峭壁江海一於濁浪崩雲人物一於戈矛叱咤好竒不太過乎將習見者厭矣文章大觀竒正離合瑰麗尒雅險壯溫夷何所不有嘗試取先民鴻製大作讀之書如盤

庚禮如檀弓周禮如考工記亦云奇古近險矣而不過
偶一爲之其平曠瑩徹揭日月而臨大道者固多他如
穆天子傳左國莊騷秦碑呂覽諸篇雖云魁壘多奇而
其中平易者亦往往不少惟揚子雲好奇言言艱棘後
世而下論者爲何平生辛苦蠹魚自況岀奇間道終屬
偏師固未聞獨模後人盡掩前悊也先生嘗謂李王孫
奇過則凡老過則稺嗟嗟獨王孫哉于鱗之奇驅騁周
漢固非子雲敢望然言言若此終墮好奇譬如終南懸

崖奇矣然使終日而在目則厭不如日月之光也江上裂石奇矣然使終日而在耳則厭不如雲韶之奏也信如于鱗標異凌厲千古呑掩前後則六籍之粹白漢詔誥之温厚賈長沙之浩蕩司馬子長之疏朗長卿之詞藻王子淵之才俊六朝之語麗不盡廢乎即天又奚以和風惠日爲也故愚竊不自量謂于鱗雖奇而無當先生先生何所不有也有于鱗有獻吉又兼有往愬而又自有元美廣大變化斯其所以極玄也讀藝苑巵言辨

博哉如涉太湖雲夢焉讀弇州集魁瑰鉅麗和暢雄俊哉如泛大海焉又如觀玄造焉其爲文包羅左國吐納莊騷出入揚馬鞭箠褒雄其爲詩鍊梠漢魏僣材六朝同工沈宋登壇李杜誠天府之高華人文之鴻鉅作者之極盛矣觀止矣然小子隆又竊有疑焉雋永之中不嫌雜俎閎麗之極間出麄華又撰著太多篇章太富宇宙羣品題咏靡遺古今萬狀蒐羅畧盡無乃傷於雜乎豈玄造之中本無所不有邪竊意無所不有亦必有所無

矣遊目羣玉之巔失足閬風之上精眩魂搖迷不知所適何暇摳衣登堂面受大教也隆自知小技不合大方區區之心欲自進門下亦無鹽之所以見齊王也然先生廣心遠識延攬四方豪俊惟恐失之豈可使門下不知有東海屠生哉下邑小吏不當輒以尺一通又不當輒參口狂言罪僇是懼然隆私度扶伏州郡長吏車下至屏息不敢出聲而揚眉先生之前斯其故可知也謹以所爲鄙言請教門下生平撰造隆不自知先生云何

即爲定品南風有便幸惠德音

答劉子威侍御　屠隆

陸表姪至自金昌奉先生尺牘來纍纍千言瑰麗閎肆籠罩百氏提挈陰陽抽闗啓鑰椎破神理夫世不可與莊語不佞何幸而得莊語於先生矣又歸美不佞齊物輕外洞覽超然則何敢當雖然亦竊嘗刳心觀化小覷一切虛幻夫溟涬一理混乎真常因形有妄因妄有結大地山河依妄而立胎卵濕化依妄而生於是有生滅

起伏得失榮枯是非人我怨親仇恩妄結中之最小者桃蟲食桃壞蟲據壞蛀穿蠹蝕螘奪蝸爭蜋勇蛙怒蟯摶蛛網朝生暮死營營何爲不佞登乎丘墓曠覽平野烟黄日澹牛羊散牧其上蓋嘗有朱門大第歌鐘粉黛焉不佞臨大海望白波連山彌天無岸其下隱隱猶見城郭街衢俯仰而歎剖判以來古人無一人在者今古人而有一人在即吾庶幾有望焉今何望矣古之人自許豪傑負虛僑之氣騁閃鑠之姿殫智畢力規其所圖囊

括席捲氣揚意得方且建萬年之策極無窮之驩一朝
徂賈槁葉斷蓬雖復取人魚爲膏金銀爲殉設樂置伎
銅臺上食彼白骨何知悲哉愚鬼推而論之玉堦金埒
茅茨席門金張豪華揚雄寂寞王謝鼎盛任昉凋零淮
陰王亞夫死陸生貴鄙其烹錯也東市衣絲紆朱田蚡
開第灌夫伏誅路粹傾融絳灌讒賈孟玖陷陸孫秀仇
潘當其時舉皆鋒刃其口轆轤其腸先發者雄後時者
凶得則愉快失則悲嗟榮而汰盈瘁而慘沮勝則軒眉

吐氣敗則俛首淒涼轉盼之間悉爲陳迹東土託意於浮雲西方示教於露電旨哉嗟乎糞蛆之甘糞人則穢之𢖍蠅之觸紙人則愚之蛆乎蠅乎固不自知知之則勿復爲爾而人𠡠𠡠勸勸於百年之内力恒恐其不竭而機恒恐其不深所營幾何當其迷時不自知若瞥焉而悟則向日種種之憂勞焦廹者皆可咲也夢者之得實也或有所苦也殆不勝其喜懼覺而咄之夢也當其夢時人雖告之夢不信一覺而後知覺舉非實境人生

百年亦何以異於未覺之夢乎彼夫呶呶分人我脩恩怨欲以快其心意豐其口腹榮其妻孥彼方熟在夢鄉雖呼之其能醒乎嗟余覺矣又安能與彼夫同夢也不佞少有大志慨然欲以文章事業自表見於世文章視其材力不佞材力淺薄既無當作者方出為外吏輒捐身忘家與勉豎尺寸命不其然乃有物敗之夫殷中軍謝太傅其先皆晉室名士繫望蒼生逮其既起一則勲垂竹帛一則名沒蒿萊相距萬里夫較長絜短此兩人

之才伯仲耳謝釆驕敵卒立功名殷當勁雄遂取摧廢世人皮相右謝左殷實命不同僕則知之故太公興周伯夷采薇子房佐劉四皓茹芝元侯綰印狂奴垂竿孔明龍驤龎公豹隱法和助梁通明避世乗崖救火圖南栖眞丈夫失時則藏得時則駕爲龍爲蛇各有其時人見列星起版築昴宿奮功曹應侯本亡命平津登牧豕晉公自餓儒狄青始黥徒咸謂其材能自取之不知是亦有命焉古今躬絶代之姿負葢世之畧而時無根柢

白首窮巷者豈尠哉夫神界可探靈蹤可躡素書可讀丹檢可尋故五湖不必覇越赤松不必封侯華陽不必東都九仙不必一品功名富貴二物時來則爲之必待二物而後回首回首無時矣不佞勲業爲彼夫所敗便當立灰世念撒手烟霞遇境乘流又何顧焉孔明卧龍人亭亭物表彼豈不講於尊生之道者哉乃爲先主驀出竭精盡瘁卒夭天年是老父之所以哭龔生也使其不遭三顧終卧隆中含神葆光似了性命度世何難而

以彼易此達者惜之即今日以僕為不幸者衆庶之見耳先生玄朗踔絶故宜以賀不以唁僕天性疎澹寡嗜少營然聞之剗物淨根一絲不斷猶屬牽滯僕百慮盡灰能保無一絲不斷乎有不斷則非所以了道而歸真也是僕之所以日夜疚心也若身外空花泡沫何暇計哉先生愛我教我至矣故敢披露衷言請正有道何以規之敬俟後命

爲瞿睿夫訟寃書　屠隆

夫風蟬雨蚓得其候則鳴過時則世指之曰不祥今綦之爲黄梅人瞿九思訟寃者此綦之候也非以爲不祥也綦居東海九思居南海惟風馬牛之不相及也平生非有期功之親杯酒接殷勤之歡即問以其人之脩短白黑茫然耳古者蓋有緹縈朱勃郭亮寒朗劉向其人者能以其言白人沉寃至義聲傾動千古彼皆於父師交遊之間言其至情情至則切交親則易阿猶有說也豈綦與九思之謂哉風蟬雨蚓彼鳴其候爾無所

爲無所求也今者萁之言瞿九思者亦無所爲無所求也故曰此萁之候也蓋昔者舜爲帝禹爲司空咎繇爲理當其時斷獄天下則無一夫稱寃者詩書所稱蓋誠無之非其有之而文之也如使萬物沐清和之化而一夫獨抱向隅之嗟則大聖賢之所必問何者不欲以一夫而傷清和之化一夫至細而傷清和之化至鉅也今夫瞿九思者眇一夫耳束髮以才名耿亮聞江漢之上一旦從吏議罷孝廉徙塞外而非其罪也則天下之人

究之何故豈非舜禹咎繇之世而有此一夫者究也豈非以一夫者之才名耿亮天下所知也𦂳不敢汎陳今古即以楚往事言之當楚懷王時王聽不明讒夫闒口民之沉于覆盆者或不少矣獨一屈子之事不白則天下後世究焉往日回風諸作千秋而下讀之則凄其酸心又何說也則屈子之麗藻絶代放在江潭令其抱憤懣之氣而以雄雋深秀峭絶之語吐之而其徒有宋生者又爲之附麗鴻響以砰訇後來故其冤最著也然屈

子之所以難者以其當楚懷王時若生舜禹咎繇之世則無此難屈子而當楚王則江潭之纍也而生舜禹咎繇之世則記尚書著典謨之史官也今聖明在服大臣忠良九州萬物欣欣向榮清和之治遠駕上古而猶有懷才抱潔如九思沈究如九思者是聖善所隱也九思之罪蓋坐以士民徂擊其邑令長褫乃衣冠長流塞下夫使九思所坐誠真是亂民也罪無赦而天下之人輒究之則惡得真且徂擊令長非一手一足之力也令長

爲天子牧養元元視元元若子則令其慈母也居則戴去則戀久則思何徂擊之有即一夫倡難萬姓捍禦難何由興令之不才焦然其民民不能堪即邑中羣起而仇之豈一夫之以也九思所造其果出一夫徂擊如古朱亥博浪之爲乎果以一人自作不道乎如出一夫發難則九思之罪何辭以邑人亂則此一令者或者邑人之所同仇也邑人同仇而以一夫獨坐可乎且民之所懷其誰能傾民之所仇其誰能庇黄梅之事其以爲令

實爲之必也治其無良則邑人之罪而以鼓衆倡亂睞不明之辭坐一書生則何說也其雅聞九思以才名爲令所禮平生固了無睚眦之傷何至相仇如此即如杯酒失歡非有深怨又何至遂鼓不好亂之衆而一夫奮臂持梃如雲也九思所坐無亦名才爲禍蛾眉取憎爾固天下所共究聖君賢相所必察也其與九思何爲哉方漁釣海上不過聞滔滔江漢有年少負奇才之瞿九思文掩中州名在南國又未幾聞其詿誤受惡爲塞

下遷民心傷其冤而已比以公車之役薄遊長安聞九思方擊登聞鼓奏書自訟於聖天子丹陛之下有子甲年十三博聞強記落筆如駛才視其父爲書累千言歷抵公卿大臣稱父冤願附緹縈之義其聞而壯之相過逆旅勞苦如平生歡見九思温爲醇謹子甲髮纔覆額短衣楚楚可憐試以文章倚馬立辦的然先秦兩漢聲其此時忼慨而泣數行即欲爲之作一牋投當世之明公大人以大白其事如弦上之矢矣其亦何所爲亦何

所求哉賤臣隕霜庶女感風匹夫匹婦足闕天道皇皇上帝固不以其微細而遺之也况九思大楚美才包洞庭雲夢之秀擷靡蕪蘭芷之芳上可石渠東觀下猶不失牧伯庶司今陛下夢寐賢哲以興治理有才若思誠廟廊所急若以無罪見枉卒從吏議而令文藻清譽之士貫木荷殳遠投窮邊以飼豺虎悲吟於黃沙白骨之場躑躅乎酸風烈日之下則孤憤之篇且與龍堆馬邑同其不朽又令十三童子牽衣卧路吐其少年英詞秀

句長謡孤兒吟爲行道嗟傷見聞扼腕早違嚴父必至淪落草間文采銷滅而無所成此甚非所以愛惜人才培養國脉也區區之愚蓋爲人才國脉寧詎止爲思一夫乎古語云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司馬子長之下蠶室亦與嘆於家無貨財交遊莫救乃若大挾郭解之徒至使大將軍爲之言世之常態古今所同方九思爲文學有聲家席先人之舊業足具饘粥此時交遊賔客動引青松指白日執手而稱相知今一旦無罪而下於

理聲名摧損家業蕩破父子垢首囚服蒼皇百走短褐蕭蕭泥沙滿面平生交親掉臂不顧其切痛之甚與九思父子無一日之雅徒激於氣義愍其寃狀而冐為之言誠出不肖朴誠又以媿夫交親而掉臂有凉德者也伏惟明公秀甲河嶽德侔造化神明之智燭彼蔀屋陽春之澤下及昆蟲縣宇戴仰華夷咸頌今九思父子不特一昆蟲也其含寃不止一蔀屋也明公調和四海萬物欣欣協氣流浛而猶然使一夫向隅明公不忍也特

無爲明公言之者其海濵一介布衣韋帶之士躡草登朝踈愚罔知忌諱直吐胸臆以進於下執事明公誠亮其無他俯聽芻蕘湔雪誣枉起九思父子之白骨而肉之則天下懷才抱義之士有不肝腦塗地而向明公者非夫也惟下執事圖之某惶恐死罪

與余君房論文書　孫鑛

昨史鶴亭丈偶過論文曰槐野先生作文但如此作而已滄溟先生則拈筆時先有必使人不易解之意此言

良有味子威亦未免犯此恒人無庸欺智者恐終不可欺何作此伎倆爲哉李王二公絶相厚然李極高王極卑正絶不同王根髓原在子瞻稍輔以世說然才正高後又涉獵左馬諸書稍變調是以自謂得之國策耳汪與王涉未深良是汪字句真工可謂一時絶調其以古語傳今事無不渾帖更有今語不能盡而渠用古語却盡之者不可謂不妙然祇是辭命一家耳不是神來之調王之風神殊雅俊大有不可及處要之汪終須讓王

耳汪刻墳雅似極意在檀弓考工記然渠於二書所得却少若專宗此恐或失之清瘦亦非所謂大家正泒也今時諸名家先生謂於古作者何當韓柳似終不可及王的是一子瞻以好高故面目似過之然綜其實恐未易優劣汪則是一劉孝標以不能畢故反讓之耳昨奉教謂儕左輔於四公必於泉臺有蠻觸之戰足下豈尚於左輔有不足邪宋人云讀柳歐蘇文方知韓文不可及鑛今盡讀滄溟弇州太函文乃益知左輔爲不可及諸公

集卷雖踰百然求如左輔數行尚不能得來教謂左輔不博不流動誠有然者然亦不至大約大拙稽之前代子厚亦不甚流動而永叔最爲不博左輔惟不博故簡惟不流動故勁然至若柳濱序及兩程策亦何嘗不博送石洲鳳泉壽先伯諸序又何嘗不流動哉兼美無瑕即古人亦難之故精鍊者不輕逸跌宕者不沉欝艱深者澀典實者拙即丘明子長規模且判然别矣今歷下新都可謂博然以較司成公李尚覺澀汪尚覺碎豈得

擅流動之譽婁江最流動矣然惟博於說部耳若文則豈可言博過華州哉惟子威可謂博且流動然總論所至又大不及五公此文章所以難言也子威所以居閏位者以無神境耳即讌游記亦祇是偏鋒别境大洲有神境然修辭之功未極鏞雖獨服之豈能協於衆心哉大家唐二人宋歐曾王蘇氏父子共五人欒城不與鏞謂五公爲大家正以我朝言也韓柳終不易及前小啓固曾言之宋五家正可相當若漢以前大家信更在唐

二家上然成一家言與今人又當別論足下謂北地失之模擬世人論亦如此第以鑛素所熟覩者言之惟一二篇稍有痕其餘亦多係自撰即頃來吾等所收者何篇爲大模擬耶所評三公俱確第汪之襲亦不讓後李或有終篇無一語自創者殆如集古句耳鳳洲才信高顧要令所造亦已既竭其才渠語于鱗固云加我十年亦不能長有子境此真是自知之語謂其輕前欺後似猶爲不虞之譽近有對奕者數負不服曰我但貪耳應

之者曰貪即是汝品下曰但生耳曰生即是汝品下曰速耳曰速即是汝品下曰輕易汝耳曰輕易即是汝品下文亦猶此昔人謂參也魯故造道深人才各有偏偏即有不至不可謂堂堂者勝喬者也惟左輔四十有九而遭岩墻之阨不究其至真爲可惜耳劉莊襄墓志真一好題不知幷州公何爲草率如此其爲張文忠傳亦不稱太函與戚將軍最厚而於其墓銘亦頗寥寥然則兩公所自負爲一攀龍者安在哉宋雖有五人然舉世

以配韓柳者亦止二人我朝空同當其一不待言矣其一人當在兩王在鏞必以屬之槐野在先生必以屬之鳳洲然邪否邪前人已矣後起者集數公之成超乘而上必當有人先生幸無讓焉昨偶讀嘉則五言律漫有所評翰教謂爲過苛夫以足下及箕仲夙日推許之盛而頓聞此語宜訝其苛第豐對樓集見在其第二十二卷柯君房先生起至張司理止共五十首内何首爲佳可入選乎前小啓固云亦有一二稍可顧猶是常語若

在茂秦集中秖下乘耳何足當二先生之謚許謂在于鱗上也記往日白雪樓集初出時鏞於先宗伯兄案上見之讀一二首覺其佳甚讀至數十首更覺奇古高妙反覆諷詠手之不能釋因檢其名氏則標曰于鱗以為豈唐人邪何不見列于十二家及細觀其所贈送諸公類皆今人也今旹有如此詩人而柰何不聞談及乎比先兄自外來問之乃知班孟堅即班固也蓋鏞是時止曉滄溟名攀龍不識其字耳太函序弇州集冀以不聞

聞者我得我心鑛之服滄溟得於暗索中此乃所謂真知今豐對樓集以二先生之諄諄提耳而猶不能解以視紊上之不知何人集曷若然則其不及于鱗明矣弇州謂嘉則詩是隱逸之冠亦未然以僕所見謝四溟吳芝川陳海樵王百穀輩雖未及細枝然似俱不甚讓之今先生執椽筆幸慎許可無若太函之許元瑞斯稱情矣僕於樂府一泒原未深解故以妄許嘉則所以然者以俚淺率三病在樂府每有之而無能掩瑜妄意其不

恭或得柳士師一體耳我朝詩成弘以前大約沿宋元氣習雖格卑語近然道情事亦真率可喜自空同倡爲盛唐漢魏之說大歴以下悉捐弃天下靡然從之此最是正路無可議者然天下事但入正路即難即作人亦如此久之覺束縛不堪則逃而之初唐已又進之六朝在嘉靖中最盛然此路實隘而不弘近遂有舍去近體但祖漢魏之論然有言之者鮮行之者則以此一路枯淡且說物情不盡耳近十餘年以來遂開亂道一派昨

其其皆此派也然此派亦有二支一長吉玉川一子瞻魯直其近李盧其近蘇黄然其猶有可喜以其近於自然其則太矯揉耳文派至亂道則極不可返邇來作人亦多此派此實關係世道良足歎慨然弇州晚年諸作實已透漏亂道端倪蓋氣數人情至此不得不然亦非二三人之過也

上申閣老書　魏允中

今天下漸不可長者抑莫甚於人情事有異有常而人

情有安有駭天之常日月星辰而孛蝕異人之常君臣父子而亂賊異中國之常禮樂文章而邪慝異官使之常賢智忠良而憸邪異政治之常剛柔正直而偏詖異常則安異則駭人之情未有不然者也竊取近一二事較之或大謬不然春正月日食其月月食夏五月月再食秋八月彗星見九月太白經天三吳大水無年子殺父薊鎮沿邊諸郡地震累日刼掠之寇千百成羣出入城市索民財物吏不得禁此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

者也而今且安焉主事趙世卿疏時政天子幸不切責
吏部黜以爲長史御史劉臺言事得罪天下悲其忠安
福奸民乘間誣奏之進士南企仲乞歸終養聽撫按勘
中外諸上書與諸省程録動稱大臣功德言不及君此
皆耳目所不習非常可異者也而今且安焉夫安與駭
不並行所安在此所駭必在彼孛蝕以爲安則見日月
星辰而駭亂賊以爲安則見君臣父子而駭鄙陋以爲
安則見禮樂文章而駭憸邪以爲安則見賢智忠良而

駭偏詖以爲安則見剛柔正直而駭夫人之情至於常其異異其常駭其安安其駭此其漸可使長邪不可使長邪所闗於世道理亂得失鉅邪細邪竊以爲宜及今而矯之尚有可爲然而矯世之責實惟門下門下初舉進士名在第一十餘年進拜宰相位復第一誠於今日察天下異常之勢杜人情安駭之漸慨然身任其事爲天下國家計而不爲已之功名與他人之富貴則相業亦在第一無疑夫人之情彼或導之而吾不能矯之導

之過也不能矯之亦過也門下其何辭焉

答陳心谷中丞　鄒元標

先年曾貢蕘語請質退而自愧狂誕已而思臺下端人也休休者也容人盡言者也必不以我爲迂爲誕茲奉咫翰洋洋若將誘不肖盡言而惟恐其言之不盡令人頌服奚勝細繹玄旨臺下已闖聖學之窔而卓然先立其大前所贅陳者是何異捧土而塞河也雖然臺下示我以聖學之鵠不肖有俗學請質諸前臺下云其功在

勿忘勿助而喫緊在慎獨元標嘗用勿忘勿助之功矣勿忘勿助在持志而養氣一日忽悟曰暴氣固不是而持志亦未爲全是夫志即心之神也神無方而易無體非無一日拘拘然執之爲已有也故惟恐其忘者非真忘也若真忘則不以生而存不以死而忘雖忘而未嘗忘也元標亦嘗用慎獨之功矣以獨爲在心從而反求諸心盤桓數年猶自泛濫邇年來始知獨非内也心意知慮固獨也而鳶飛魚躍亦獨也戒慎恐懼慎也而優

游涵泳亦慎也兀坐一室之内慎獨也即兵戈搶攘千萬人吾往亦此慎獨也而庶幾孔門慎獨之㫖雖然元標咸其頰舌孰若臺下恂恂躬行之爲愈乎然元標亦不敢不勉矣臺下徴色發聲察言觀色之語此自聖門視履考祥家法前不肖所陳者葢見今世風㑹日流忌嫉成風鄉評不足據而官聲不足以徴故常謂士君子真有掀揭宇宙之思自信自考雖一國非之不顧也天下非之不顧也葢若有懲於今之時而不覺其言之過

澈耳望臺下終裁之

上首輔書　伍袁萃

萃也聞之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大臣持禄而不極諌此國家之大患也頃因三王並封之命在廷諸臣相顧駭愕共懷杞慮引經據理而爭者疏且數十上矣然而正論未伸聖心難悟新命雖寢儲位仍虛萃以爲此大臣不極諌之過也汲長孺有言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斯言也誠鍼砭之藥石廟堂

之箴銘也今公卿輔弼之臣受主上之禄不爲不厚擔主上之爵不爲不高蒙主上之恩遇不爲不渥休戚與共繩糾是資而當此國家大事宗社安危所係天下理亂所關曾不聞伏青蒲而泣諫叩玉墀而固爭默默容容以爲持禄之計僅以公疏塞責而已引炬專稱於文靖補衮希靚於仲山方且坐視二三小臣貶逐而去也胡顔之厚也夫主上之所改容而禮貌者大臣也則主上之所傾心而聽從者必大臣也大臣而不能格君心

定國本又誰望焉恐焉用彼相取譏良史矣雖然此猶概而論之也閤下負天下之重望荷明主之殊眷其絶裾而來也先國家之急而後其親也八袠之慈親尚且後之而肯逢君以徼寵哉柰何徒知從君之命爲順而不知立君之子爲順徒知並封三王爲將順之忠而不知冊立元子爲匡救之忠迨迫於公議乃始以錯誤自居也嗟乎此何等事而可以倉卒錯誤耶安社稷于俄頃定變故於須臾古人大手段多自倉卒間見之而閤

下不爾耶卒聞大臣處人主骨肉之間危疑之際讜論
師石大夫而稍有遷就則中立貽譏婉詞法李鄴侯而
少有迎合則獻諛蒙誚閣下之心中立耶獻諛耶必不
其然而迹則近之矣茲雖言錯言誤也其誰諒之昔漢
高祖之惑戚姬也羣臣不能解而卒悟于四皓之一見
唐高宗之立武氏也舉朝不肯從而竟决於李勣之一
言何則心有所獨信機有所獨契也今日之事主上不
博謀於諸老而獨謀於閣下不顯諭於公朝而密諭於

私室蓋國有著蔡非此無以決嫌疑定猶豫也當時閣下能以正對不占險而占易不卜僭而卜信則宗社大計一言定矣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而直爲此遷就迎合也惜哉惜哉卒之前星懸而失耀主鬯虚而莫屬暫止耦國之嫌狐裘可以不賦終存抱子之逼免走未爲無爭閣下處此安得晏然而已乎或爲閣下計者曰惟有去而已卒則曰閣下可以徒去哉去就係一身之輕而冊立關國家之重閣下之入京也以力請面君爲第一

義其入閣也以力請建儲爲第一義萃嘗陳之左右而
茲且兩失之前時天下所爲延頸企足而望者閣下也
今日天下所爲痛心疾首而恨者閣下也已誤之已能
挽之然後可以謝天下不然是宗社大計閣下一出而
壞之也即速去猶有餘責矣故萃謂在諸老固當批龍
鱗而極諫期於神器有歸而不當以一疏塞責在閣下
尤當垂涕泣而導君期於大典復舉而不當以一去爲解
伏爲閣下深惟國家根本之慮捐軀報主至誠以感動

之竭力以匡正之庶幾乎吾君之一悟而元良蚤建也則宗社萬年無疆之福閣下實造之矣若夫得君專而回天不易則非萃所能知也萃孫遠賤士通籍十有七年而強半家居雖附梓里未嘗請謁特義激於衷故敢以狂瞽之説進子産之謂子皮曰子于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萃於閣下亦云惟閣下執事實重圖之

與李義河大司空 沈懋學

相君之不奔喪固留自朝廷詛不忍恝竊謂伏闕苦陳暫求歸葬聖心猶或可回乃請之未懇遽爾辭禄謝恩而七七期中竟於喪次議政相君之心安乎在朝諸臣亦得謂相君之心安乎况臺省言官也力能言則言之不能則調停其間私爲勸駕又不能則即漫無可否亦庶幾足以自全而顧欲交疏留之不佞始聞之唖而不信適於明公所見所爲疏大用佗傺于中以脂韋爲結納之計而不顧百代之綱常以職掌爲富貴之資而不

惜萬世之訾議柰何其見之左也相君輔理之忠在人耳目倘一歸盡孝將永稱天地間完人而已意已不欲歸臺省諸君復堅其不歸在相君固非所以自愛而必欲其留反令白璧蒙瑕亦豈所以愛相君乎不佞謂相君之歸必不可無而臺省之疏尤宜亟寢諸君即思觴食之斯語終不易矣明公相君所親信而諸君所矜式者萬惟以忠孝相提掖曲爲周還顯正人心點維國是蓋在此時明公其速圖之義切心惶語無倫次死罪死罪

答費學卿　馮夢禎

足下名家千里駒富有才情何有於老朽而千里貺書孜孜下問至于再三僕愚陋何以仰裨高明萬一本朝制舉義王文恪公始具堂構顧文僖公繼之親傳衣鉢門戶益輝令傳文恪遺稿贗者十五六水中擇乳非鵞王不能至所作程文文僖有出藍之色矣嘉靖以來作者如雲當以唐中丞爲上首茅鹿門方中丞時棠於王摩詰之詩摩詰高秀有之而中丞老成痛快似兼杜陵

之長淩鑠一代此人而已然惟歸田教授時諸稿足以當之元卷亦平平耳至商元卷正德以前醇朴未化嘉靖間許太常精粹温雅足稱獨步而瞿文懿可以嗣之平中有骨人目之綿裏針近代寥寥惟吳因之縱橫透徹詞場飛將然文體亦一變矣唐中丞外有薛方山諸理齋薛華墊諸俊逸足稱名家吳因之外陶石簣湯霍林亦後來之秀湯義仍僕識之癸未棘中黄貞父與僕交甚善義仍華秀一時之傑貞父則素法身佛少莊嚴

餘則與僕不同道亦不能知之矣近來文體大都失之恢詭浮靡易浮以實易靡以精易恢詭以典雅惟足下勉之近來衡文者俱新進少年見畫龍則喜真龍入室反怖而走焉如就試但從縱橫揮灑不必求入理不必求合格隨例塗脂抹粉目挑心招自然得意不然操瑟以投好竽之主求遇合得乎惟足下詳味之僕於詩自入館後始留心惜乎從唐入十年來始知其誤則已晚矣足下見目並淡雅逸此何敢當欲録舊歲遊洞庭兩

山詩請教而信索報急不及也新題先上論語學庸左太冲三都自足耀世寧煩玄晏序然不敢辭總俟異日課完付別信耳勉旃秋風自愛